

ZISE 紫色优品



只怪我们爱得太汹涌

北落师门◎著

紫色优品
出品

她倾尽所有甚至生命来成全爱情
他深陷情网被爱所弃心也如困深海

“虐心天使”

掀起年度最热重生偶像剧，
真爱与花朵齐放！

倾城贵族重生为穷苦萝莉
腹黑女孩VS深情大叔
16岁身体PK24岁情商
小助理玩转豪门律师

、马尔代夫、阿格拉、巴黎，如果爱，那么你会找到我！
若爱，便要这样汹涌！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因为我爱你，所以选择守候
因为我爱你，所以选择成全。

Only blame we love too turbulent

北溪涌

只怪我们爱得太汹涌

CM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怪我们爱得太汹涌 / 北落师门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38-8339-0

I. ①只…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2041号

只怪我们爱得太汹涌

编 著 者 北落师门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何静妍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小 乔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裕锦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5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339-0
定 价 19.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Contents

魔鬼的眼睛 /001

我不是不爱你，而是不知道该如何爱你。

——伊莲

奇怪的遗嘱 /011

也许我迷失在了我寻什么的路上，但是，那个人他是程诺吗？

——卿词

记忆的碎片 /034

我的宠溺诉说着我的爱，哪怕你对我的记忆已经冰封深海，哪怕它永远不会再醒来。

——简森

花架下的秘密 /080

我的爱到底该从何说起，又该走向哪里？若是你能迈出第一步，若是我能看清你的心，若是你对我就像我对你一样，若是这些若是都不是若是该有多好。

——卿玖



目录 Contents

无赖与无赖的交集 /088

如此爱一个人吧，陪着她疯、陪着她傻、陪着她闯过难关、陪着她笑对人生，不要让她哭，要逗她笑；不要让她受委屈，要时刻保护她；不要厌烦她的无理取闹，要让她知道你会一直在这里，哪怕地老天荒、哪怕海枯石烂。

——简森

宿命的轮盘 /189

我只想求得安宁，想承欢父母膝下，想好好去爱一个人，可是为什么这小小的心愿就是无法实现？亲爱的人们，如果我的存在是祸端，那么请允许我离去，默默地，一个人，承受所有。

——卿词

我爱苏醒 /251

所有的悲伤，总会留下一丝欢乐的线索，所有的遗憾，总会留下一处完美的角落。我在冰封的深海，寻找希望的缺口，却在惊醒时，瞥见绝美的阳光。

——几米

魔鬼的眼睛

我不是不爱你，而是不知道该如何爱你。

——伊莲

纽约上东区Black Knight Bar（黑骑士酒吧）。

杯子里浅蓝色的Blue Hawaii仍在摇曳，伊莲的思绪却早已飘到了遥远的夏威夷海岸。珍妮一直打电话催她过去，说刚认识了一个英俊得像王子一样的帅哥，要介绍给她。估计简森要是知道了杀了珍妮的心都有。

想到简森咬牙切齿挥舞着双手要和珍妮拼命的样子伊莲不由得笑了，珍妮总有办法能让向来举止绅士的简森变得歇斯底里。

酒吧昏暗的灯光下伊莲偷偷打量着身边俊朗的男子：和她一样的黄皮肤黑眼睛，阔脸挺鼻、眉眼深深，典型的东方美男子，但是她却不爱他。其实也不是不来电，只是她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而已。

简森是她家私人律师的儿子，两人相识于三年前。在这个糜烂的国度，有这样一个不管是身家背景还是身材样貌都如此出众的男子对她死心塌地还真是难得，但是作为纽约上东区一个没有父母管辖的女孩子，她的私生活却乱得可以，无数的男人和派对已经让她对爱情麻木了。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素而已，最重要的是她有个一直都不敢面对的秘密。

“看什么呢？”简森回头，因伊莲喜欢听中文，私下里他们均是用中文交谈的。

伊莲一手支着下颚，笑得没心没肺：“看帅哥啊。”

简森的神色有些奇怪，只是在酒吧迷离的灯光下伊莲没能捕捉到

他眼底的无奈。

“喂，装什么深沉啊？看，那边有美女冲你抛媚眼儿呢。”伊莲指了指简森身后。那几个妖娆的金发女子一直在向这边瞟，肯定是碍于简森黑着脸才没敢上前来。明明才刚刚二十四岁的年纪却硬是装得跟个深沉的老爷爷一样，她老是这样打趣他。

“胸太大了我不喜欢。”

听了面无表情的简森说的这句话伊莲差点将口中的酒喷出来：

“哈哈，你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虽这样说，她还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那个部位。还好，勉强算是……算是与自己的身材相称吧。幸亏简森在接电话，没有注意到她的小动作，不然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伊莲，有个当事人需要马上去见一下，我先送你回去吧。”

“不用，我还没瞄到帅哥呢，你先去忙。”伊莲摆了摆手，没有去看简森的脸，不用看也知道是乌云密布。

挺拔的身子山一般压过来，简森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衔住了她的唇，伊莲顿时全身一阵战栗，在短暂的失神之后她用力将简森推开，在被捕捉到狼狈的神情之前迅速换上了戏谑的笑：“你的吻技还真是烂得可以，接吻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伊莲从高脚凳上跳下，踮起脚尖，在简森愕然的目光中将自己的小嘴重新凑了上去，在对方惊讶的空当她用小巧的舌头撬开他的唇齿，与他沾满香槟清香的舌头纠缠在一起。

本来错愕不已的简森竟忘记了愤怒，他揽上伊莲纤细的腰肢反客为主在她温润柔软的唇上辗转缠绵，霸道而又深情。伊莲痛苦闭眼，她轻轻咬了一下简森的唇再次将他推开，轻笑，坐回到椅子上：“知道了没，要这样子先乱了对方的情才能够拿下她的心。”果真师傅教徒弟一般的语气。

简森深棕色的眼眸波涛暗涌，他盯着伊莲看了良久，终是没发一

言，恨恨地抓起椅背上的外套大步离去。

看着那个笨鹜的背影伊莲唇角不禁浮上一个无奈的笑，其实要论让人抓狂的程度她远远要比珍妮高出许多，而且每次她都能将简森的脸气得黑上好几天。

“嗨，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一个刚从舞池里面出来的高大黑人举着手中的高脚杯色眯眯地冲伊莲眨了眨眼。

“不，我并不是在开心，只是在笑……”说到这儿伊莲顿了顿，颇为讥诮地打量着黑人健硕的身子，“在笑你啊，你的舞姿还真是笨拙得可以。”

那个黑人耸了耸肩，并没有因为伊莲的讽刺而生气，反而凑上前来在她的杯子上碰了一下：“好吧，开心也好讥笑也罢，且让我们为了相识干杯，我就喜欢你这样刻薄的女子。”

伊莲往后靠了靠，调情吗？只要她愿意自然会有大把的帅哥送上门，怎么着也犯不着寂寞到去找一个黑人。当然她对有色人种没什么歧视，尽管她是美国国籍，本质上仍是黄皮肤的华人，而且她对那片从未踏足的土地有着难以言说的痴迷，不然她也不会不厌其烦地教她那些朋友们“伊莲”二字的中文发音了。

整个酒吧都在轰鸣，伏在吧台上的伊莲跟随音乐扭动着身体，身边那个黑人依旧在兴致勃勃地说着些什么，听到后面倒也有些风趣，惹得周围几个金发女郎哈哈大笑。

伊莲一边笑一边将眼前满满的一杯子香槟灌入口中，对于刚刚的那个吻她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尽管一直被冠以胡作非为的名号，她至少还知道什么东西该碰什么不该碰，可是今夜却混乱了，明明知道简森她碰不得却又偏偏碰了，以至于搞得心烦意乱。

“该死的！”伊莲使劲儿摇了摇头，企图将脑中不断浮现的关于简森的种种挥去，然后又开始灌酒。

许是摄入了过多酒精的缘故，伊莲整个人都变得飘忽起来，最后

竟然跌跌撞撞与黑人扶持着出了酒吧，用对方的话说就是去玩点儿刺激的。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所谓的黑人首府哈莱姆区了。

在完全陌生的街区伊莲驻足观望。周遭不熟悉的口音、颜色和气味混合在一起，她打了一个喷嚏，揉了揉太阳穴，这才发现竟然是被那个大个子黑人拥在怀里的。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本能地排斥，伊莲将那人推开，想要逃离，可是娇小的她还没走出几步就又被对方铁钳一般的手给抓了回去。那人不顾伊莲的踢打一个转身将她带入小黑巷子里面开始对她上下其手。

“亲爱的，现在后悔已经晚了。”黑人将伊莲狠狠抵在墙上，黑得几乎要融入这暗夜的脸凑上，厚实的嘴唇在她的脸上乱啃，而且一双手还不老实地想要进入她身上单薄的灰色Dior针织短裙。

“简森救我！”惊惶的呼喊在暗夜中扩散开去，末了伊莲才意识到那个人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眼泪汹涌而出，只有在此刻的绝望中她才清晰地感受到，原来她的眼泪只有在他眼里才堪比珍珠，之前的胆大包天不过仗着那个人的鞍前马后。

怎么办？恐惧潮水般地涌来，伊莲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身前压着的黑人像野兽一样强势，她无力抗拒，只能死命地偏转自己的头。慌乱中她摸到了包中的香水，连忙抓出来冲着黑人的眼睛喷去。黑人痛呼一声，反手一个耳光将她打倒在地。伊莲甚至顾不上整理自己凌乱的衣裙和受伤的膝盖，抓起地上的包连滚带爬地逃开。

拐到一条不认识的路上时，伊莲喘着粗气在包里摸索，这才发现手机竟然不见了，而且路上也空空如也，连辆出租车都没有。

“见鬼！”伊莲暗骂一声，却见那个黑人又追了上来，那表情像是要吃人一般，她只得接着慌不择路地逃跑。可是由于刚刚那一磕，她的右膝受伤严重，根本就跑不快。一边逃跑，她一边回头看那人有没有跟上来，结果没有看到前面有人，直接就撞了上去。

“对不起！”伊莲慌忙转身，却见眼前一阵白色的烟雾，然后整个

人就晕了过去。

眼皮好沉，右腿膝盖处也是火辣辣的疼。突然，那个黑人杀人般的眼神在脑海中浮现，“啊！”伊莲尖叫一声坐起身来。

“孩子，你醒了？”一个穿着颇为怪异的黑人老婆婆手中拿着些白色的布条。而且她说的竟然是汉语？

“你要干什么？”伊莲往床角处缩了缩，惊恐地打量着四周，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地狱。

低矮的小屋子被诡异的光线照得光怪陆离，墙角处还摆着些奇奇怪怪的瓶瓶罐罐，最恐怖的是那个老婆婆的脸竟然是发绿的。

许是听到她一出口便是地道的英语，老婆婆将手中的东西放下用英语道：“不要害怕，我刚刚只是在帮你清理伤口而已。我没有恶意的，孩子。”

伊莲低头，这才看到右腿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了，她长吸一口气平息了心中的慌乱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在街上撞了我，因为吸入打翻的药水晕了过去，我就只好把你带回来了。”老婆婆回答道。

原来是这样。伊莲勉力起身，坐到床沿上道：“我遇到了抢劫，非常抱歉撞了您。这是哪里？能不能借您的电话用用，我让人过来接我，顺便赔偿您的药水损失。”

“不，我的地址是不会告诉别人的。如果你能走路的话我可以送你出去，但是这里的一切你都要为我保密。”

连地址都不能告诉别人？氤氲的雾气不知从哪儿飘了过来，这个地方还真不是一般的诡异。恐惧再次爬上心头，伊莲顾不得许多，只想赶快离开，她挣扎着站起身来：“嗯，那就麻烦您了，我完全可以走。”

可是老婆婆的脸色突然变了，她上前盯着伊莲黑色的眸子梦呓般

地呢喃：“魔鬼，这是魔鬼的眼睛！”

伊莲震惊，敢情刚逃出狼窟又掉入了魔掌，这个老婆婆是个疯子？她不安地转身，拿好自己的东西，问道：“我们可以走了吧？”

谁知老婆婆却用鸡爪般的手抓住了她的双肩，浑浊的灰色眼仁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她黑色的眼眸，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魔鬼的眼睛，魔鬼的眼睛……”

由于嘴型拉动，老婆婆发绿的黯淡肌肤微微颤动，这样的肌肤已经看不出年岁，当真恐怖无比。伊莲下意识地挣开老婆婆的钳制，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她就不信她堂堂上东区的皇后会死在这个该死的地方！

“你的父母是因你而死的。”苍老而又沙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但也正是这个宛如来自地狱的声音硬生生止住了伊莲的去路。她父母的真正死因除了她和她家的私人律师之外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婆婆能够一语点破天机？

心底的痛苦瞬间放大，伊莲已经握在了门把手上的纤细手指再也无力转动：“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有一个见不得光的秘密，你身边很多人都曾因为你而受到伤害，包括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你的爱人，所以你每天浑浑噩噩、糊涂度日，企图忘掉那些不好的事情。别人也许看不出，但是你的心却在发抖。”老婆婆的每一句呓语都像咒语一样将伊莲生生钉在原地。

“你很有钱，你年轻漂亮，曾经很叛逆，现在也过着奢靡的生活，你的身边环绕着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你却很孤独，你不敢和你的朋友离得太近，你甚至不敢真心去爱一个人，你害怕他们会一个个就此受到伤害，这都是因为你长了一双魔鬼的眼睛。”

沙哑的声音如跗骨之蛆，一刀刀将伊莲凌迟。为了救她惨死在绑匪屠刀下的父母、一起登山突然坠落的前男友、与她口角之后心脏病突发的外婆、爱着她却一再被她伤害的简森等等，他们的脸孔一一在

脑海中浮现，巨大的痛苦袭来，伊莲终于崩溃，她佝偻着背抱着自己的头蹲在地上：“不要再说了，求你不要再说了。”

一阵衣服蹭在地板上的沙沙声之后，老婆婆冷硬的手抚上伊莲的肩：“我可怜的孩子，你可愿意改变这样的命运？”

伊莲缓缓抬头，脸上本来精致的妆容已经为泪水冲花，在她大大的黑眼睛下面淌着两条丑陋的黑色泪痕，这使得本来已经糟糕非常的她看起来更加狼狈不堪，她的眼神变得无助甚至有些可怜。

“我真的可以改变这样的命运吗？”她像个溺水的孩子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抓着老婆婆粗糙的裙摆。

老婆婆摩挲着她的头，眼神悲悯，神秘微笑。她将伊莲从地上拉起：“你来，我让你看样东西。”

伊莲擦掉泪水在老婆婆前面坐了下来，她好奇地盯着摆在她们中间的一个巨大而又透明的水晶球。这不是电视上那些所谓的女巫骗人的把戏吗？她疑惑地望向老婆婆，但是对方却示意她闭上眼睛，她只得顺从。

只听老婆婆说了些什么奇怪的咒语，眼前突然变得光亮一片，有什么东西在吱吱作响。

“睁开你的眼睛。”老婆婆的声音骤然变得遥远苍凉。

可是眼前的光线太强，伊莲根本就无法睁开双眼。

“你看。”苍老而又沙哑的声音透着威严，伊莲只好使劲儿睁开眼，强光已经散去，眼前本来透明的水晶球内出现了一个画面。

那是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坐落在海边。

一个小女孩远远地坐在沙滩上，十六七岁的年纪，本该是花一样盛放的年龄，但是她却苍白而又瘦弱，哪怕是耀眼的霞光也不能为她的脸颊染上颜色。

女孩手握一枚漂亮的贝壳在沙滩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两个字：程诺，程诺。那两个字一遍遍地被海水冲掉，她就一遍遍地写，乐此不

疲。

尽管整个人都是苍白的，小女孩的一双眼睛却散发着别样的神采，她视线所及之处是正在沙滩上奔跑的一对少年男女。跑在前面的那个少女很漂亮，她穿着鲜艳的红裙子，在海风的吹拂下像是一朵盛放的海棠花。

少女小鹿一般在沙滩上奔跑着，竟然连身后的英俊少年都一时不能追上。银铃般的笑声从沙滩上传来，她说：“程诺，你来追我啊，呵呵，你要是能追上的话我就和你一起去参加舞会。”

“说话算数哦。”少年俊朗的眉眼上刻满了温暖的笑意，他转身冲沙滩上安静坐着的小女孩大喊：“小词，你作证哈，以防你姐姐耍赖。”

那一刻，晚霞的亮光映在少年脸上，他神采飞扬、笑意盈盈，仿佛全世界的光线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这样的风姿看得伊莲都不由心动。一阵刺痛从心底传来，等到她再回眸的时候画面已经重新回到苍白的小女孩身上了。

“好啊，我作证。”小女孩冲少年露出一个苍白的笑颜，但是她的眼角分明满是泪水，那黑黑的眼眸里蕴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艳羨、不甘、惆怅、隐忍、自卑，甚至还有绝望。

最后画面渐渐淡去，伊莲怔怔，这画面好美也好残忍，因为她已经明了，这个苍白瘦弱的小女孩喜欢那个俊朗的少年，但是显然在她姐姐的衬托下她的爱只能藏在心底。

“这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失去双亲被人收养已经够可怜了却又身患绝症，她怯懦胆小、孤独隐忍、压抑自卑，本质上是和你一样的，但是你的身上又多了她没有的霸气和傲气，也许你能改变她的命运，也能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伊莲良久才从莫名的心痛中回过神来，她疑惑：“婆婆，您的话我不懂。”

“我问你，你喜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如果能够让你从零开始扭转命运的轨迹你可愿意？”

“当然我不喜欢原来的自己，也不喜欢现在的生活，我做梦都想重新开始，想要大胆去爱我所爱、想我所想，但是我没有勇气，那些因我而去的人夜夜在我梦中哭泣，我不敢，不敢……”

“可以改变的，至少可以改变你的未来。我的孩子，只要你愿意付出。”

“真的可以吗？需要我做些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就一定会答应您。”伊莲紧紧抓住老婆婆冷硬的双手，像是握住了扭转命运的轮盘。

逝者已矣，但是至少她可以还了一个人的情，同时正视自己的真心。

为了那个人，为了那个她最不想伤害却也一再伤害的人她什么都愿意！

“如果是你的生命呢？”

奇怪的遗嘱

也许我迷失在了找寻什么的路上，但是，那个人他是程诺吗？

——卿词

“你多注意一下小词的身体，医院那边的化验报告出来了，仍是没什么进展，说不定这孩子什么时候就没了，唉……”早晨，卿执抒在离家前再次叮嘱妻子方容道。

“知道了，这话你已经说过八百遍了。”方容帮自家老公抚平西装上的褶子，“你说得倒好像我跟个后妈似的。苍天为证，小词的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是和欢欢同样的待遇。”

“得了，就当我说，我当然知道你对孩子们好。”卿执抒拿好公文包转身推门，却见一个高大英挺的年轻男子驾着晨曦出现在家门口。

“请问您是卿执抒先生吗？”

“是的，你有什么事吗？”卿执抒打量着眼前气度不凡的年轻人，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大清早来造访。

“您好。”年轻男子递上名片，“我叫简森，是从美国简氏律师事务所来的，这儿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需要您过目。”

律师事务所？接过名片后卿执抒蹙眉，作为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他一直谨小慎微，可是从来都没干过任何违法的事情。

“卿先生，方便进去聊吗？”

“哦，不好意思，怠慢了，请进请进。”卿执抒赶紧将简森带入门内。

“你怎么又回来了？”方容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看到卿执抒身后还跟了一个人的时候很意外，“这位是……”